

# 張建勛戎馬一生有遺憾

● 王逸之

前政戰學校校長、陸軍中將張建勛，於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五日歿於美國波斯頓，享年九十一歲。

張建勛，河北豐潤人，生於一九一四年（民國三年）十二月三日。昆仲三人，居長，陸軍軍官學校十一期步科畢業。二弟張建功，中央航空學校畢業，抗戰中期，駕機執行轟炸鄭州黃河鐵橋時，遭日軍地面高射砲擊中，人機俱亡。三弟張又文（建中），出身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，曾任國防部法規司中將司長，十多年前病故。三兄弟均從軍報國，堪稱一門忠烈。

## 臨沂挫敵鋒芒初展

一九三七年秋天，張建勛軍校畢業，適值抗戰軍興，先分發正在上海打「八一三」戰爭張治中的第五軍，報到途中，又被改分發駐守華北的第二十九軍。宋哲元率領的第二十九軍，被譽為華北長城，張建勛被分派到二十八師，師長張自忠帶兵、練兵、作戰，以嚴格、剽悍著稱，素有「張剝皮」的綽號。張建勛受他的影響最深，以後的治軍、訓練與作戰，都拿張自忠作榜樣。

一九三八年，徐州會戰展開，三

十八師擴建為五十九軍，張自忠升任軍長，張建勛任步兵連長。這支常勝軍，縱橫馳騁在蘇、魯、皖三省之間，宛如戰場上的一支救火隊。三月十二日，馳援龐炳勳的第三軍團，力解臨沂之危，重挫日軍最精銳的板垣第五師團。臨沂鏖兵持續了五十四天，五十九軍傷亡三分之二，張建勛一度充當敢死隊長，在大撤退中，受命掩護，全連傷亡殆盡，倖存的官兵不及十人。

## 二〇七師斬露崢嶸

徐州會戰後，張建勛隨軍轉進到

湖北一帶，不久，五十九軍與七十七軍編組成三十三集團軍，張自忠升任總司令，張建勛調任七十七軍步兵連長，歸入第五戰區戰鬥序列。一九四〇年五月，日軍在信陽、鍾祥、隨縣集中了七個師團，分五路向我軍進攻，張自忠在張家集力戰殉國，舉國震悼，蔣委員長親自撰文哭之，並在重慶舉行隆重的國葬。張建勛被選拔為護靈官，護送張自忠的靈柩到重慶。

在公祭場合，他邂逅學生時代在潼關下部隊實習時的旅長戴安瀾，對他十分賞識，這時戴為二百師師長，便調張建勛當他的侍從參謀。

滇緬戰爭時，戴安瀾作戰陣亡。邱清泉接長二百師師長。張建勛調為作戰參謀，參謀主任是羅友倫，這是他首度追隨羅友倫。

一九四四年，張建勛調任青年軍二〇七師營長，師長是抗日名將方先覺。青年軍是蔣委員長號召下從軍的知識青年，素質頗高，從高中到大

學的學生都有。張建勛英姿挺拔，動作標準，口令嘹亮，成了學兵們心目中的英雄。不久，羅友倫接長二〇七師，他與羅友倫再續前緣。

### 東北被俘留下污點

抗戰勝利後，二〇七師出關接收東北，張建勛已任團長。一九四六年的一次渡河作戰，張建勛團為先遣團，分兩梯次渡河，他率第三營先期強渡攻佔灘頭陣地後向外擴張；第二梯隊一、二兩營部分已經靠岸，主力尚在半渡之際，突奉到「停止渡河，撤回原岸」的命令！這時，第三營已經和共軍爆發激戰，陷入膠著之中。張建勛即命令副團長率一、二營原船返航，他決心等第三營脫離戰鬥後，再率同回渡。不意共軍從兩翼包抄下來，遂陷入重圍，成了俘虜。

張建勛被俘後，審訊他的是林彪麾下的一名高幹，英氣逼人，顯然受過正統的軍事教育。高幹先看一下桌

上的資料，對張建勛淡淡地說：「你是團長，十一期畢業的。」然後問道：「你可知道我是那一期的嗎？」張建勛茫然地望著他。高幹徐徐地說：「我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蕭勁光（註一）。」隨手把資料遞給張建勛看，只見上面密密麻麻的記著國軍的番號、駐地、作戰配置，連指揮官的性向都有清楚分析，看得張建勛瞠目結舌，見識到共軍諜報的深入與作戰準備的充分。所謂「不打沒有把握的仗！」絕對不是一句空話。

張建勛被俘長達兩年多，先後被押至佳木斯、北大荒等地戰俘營勞動改造，被看成「頑固不化」的他，強迫接受洗腦式的再教育，吃足了苦頭。尤其在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（註二）」的酷寒冬天，還得體力勞動，面對著一望無際白茫茫地原野，長期忍受雪光照射，終於灼傷他的視力，成為一生的遺憾！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瀋陽失守後，

共軍一夕之間，盡撤了戰俘營的崗哨，成為無人看管的真空狀態。俘虜們到處在耳語：「共軍釋俘啦！」「自由行動啦！」平常和張建勛比較接近的難友，也在計議如何逃回關內，投奔原部隊！張建勛分析說：「現在敵暗我明，我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瞭若指掌！他們故意撤離了崗哨，偏又不對我們宣佈原因；依我的看法，是測試我們對他們的忠誠度！如果中途被抓，準死無疑！」

但這畢竟是個機會，於是難友們不顧生死，不計危險，還是逃了出來。他們儘量地避開主要道路，不惜翻山越嶺，凌冰渡河，不分日夜，終於在同年底到達山海關，脫出了牢籠。

### 任職陸官貢獻卓越

東北失陷後，二〇七師在山海關一帶收容突圍歸來的官兵，勉強支撐著原建制的框架。稍後，撤到江南，駐防在蘇州一帶，積極補充整訓，準

備調防台灣擴建成第六軍。但入台的條件嚴苛，凡是被俘過的，一律不准入境。張建勛歸隊後，雖隨部隊南撤，卻被摒棄在入台之列。使他徬徨無計，他的老師長羅友倫在出國赴美深造的前夕，邀他先來南京，然後同搭火車到蘇州拜會二〇七師當時的師長戴樸。羅友倫鄭重地把張建勛推荐给戴樸。這樣，才得以隨軍來台，仍派為第六軍的團長。

一九五〇年，老蔣總統連續發表「民族正氣」與「軍人魂」訓詞，重申被俘過的永不錄用。全國雷厲風行，張建勛遂被調為第六軍附員。一九五一年，陸軍軍官學校在鳳山復校，羅友倫出任校長，才把張建勛調為學生總隊副總隊長。

### 陸軍官校復校之初，懷於重建革命武力與黃埔精神薪火相傳的重大意義，全體師生無不殫精竭慮，胼手胝足，克服困難，全力以赴。張建勛雖是副職，因受校長信賴與總隊長胡序

荃的授權，舉凡總隊的教育訓練等大小事務，全憑他作主，說了就算。他也卯足了勁，把全副精神都傾注到學生身上，不論講堂、操場、野外，或在烈日下、大雨中，都有他挺立的身影。當時的張建勛正值盛年，軍服畢挺，足登短筒馬靴，高視闊步，神態颯爽，目光銳利，炯炯有神，尤其是他的口令清晰高亢，聲勢逼人，一種指揮若定的風範，贏得學生們衷心的崇敬。

張建勛在陸軍官校歷任學生總隊副總隊長、總隊長、教務長等，從二十四期到三十四期，經手訓練過的幹部共有十一期，四千多人。從傳統兩年半軍官養成教育到改制四年制，雖然校方都有周密的教育計劃，按表操課，但在張建勛精準的執行下，才使這些青年脫胎換骨。

張建勛形象突出，不怒而威，聲名遠播，有先聲奪人的氣概。他對人處事，光明正大，訓練紮實嚴格，賞罰分明。部下犯了錯，絕不寬貸；但

他宅心仁厚，處罰過就算了，從不計較，他雖是怒目金剛，使人望而生畏，卻又天生一副菩薩心腸。凡是他帶過的，或是被他處罰過的部屬，都對他心悅誠服。

### 整頓幹校立竿見影

張建勛歷任四十一師師長、第三訓練中心指揮官、第二士官學校校長、第一軍軍長與政治作戰學校校長等軍職，看起來似乎受到層峰信任。但每到關鍵時刻，就會拿他的「被俘」操弄一翻！「被俘」這兩個字，幾乎成了他永久的痛，抹不掉的烙印，心頭揮不去的陰影！

一九六〇年，六十九師師長出缺，張建勛首度應蔣介石總統召見，對他的應對很滿意。但翻閱資料，發現他曾被俘時，馬上露出惋惜的表情，突然遺憾地說：「回去把被俘經過再寫一回。」便否決了師長的任用。

六十年代初期，張建勛任四十一

師師長，駐防小金門，那時，中共在大陸上大搞文化大革命。老蔣總統準備乘勢反攻大陸，把張建勛的四十一師預定為先遣師。老蔣總統經常親到小金門巡視，看到張建勛枕戈待旦的備戰、嚴格落實的訓練與坑道工事的確實堅固，留下極深刻的印象。就在這時候，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，卻在湖口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兵諫！——趙在一九四八年擔任蔣緯國戰車第三團副團長時，曾在徐蚌會戰被俘。遂即引發了老蔣總統對被俘將領的不信任。張建勛無端受株連，被調為只管新兵訓練的第三訓練中心指揮官。

張建勛調升軍長、校長，都是未經召見直接發佈，這說明老總統對他仍信任不疑。政治作戰學校校長是張建勛軍職事業的最高峰，也是終點。政工幹部學校（註三）是蔣經國一手創辦，這時已呈現散漫鬆懈，蔣經國特別交代參謀總長高魁元挑選一位嚴厲的校長，好好的整頓；高魁元就推

荐了張建勛。

張建勛到職視事後，以霹靂手段與強悍作風，頓使政治作戰學校振作起來，張建勛認為：軍事教育的宗旨。在變化氣質，培養學生成為堂堂正正人格完整的軍人。他依此整頓，頗見成效。

任滿後，張建勛改調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副司令，最後在陸軍總部陸戰會主任委員任內退役。

張建勛數年前赴美依親，仍心繫台灣，想回來和他的舊日袍澤重聚。卒因年老多病，又不良於行，這個願望始終無法實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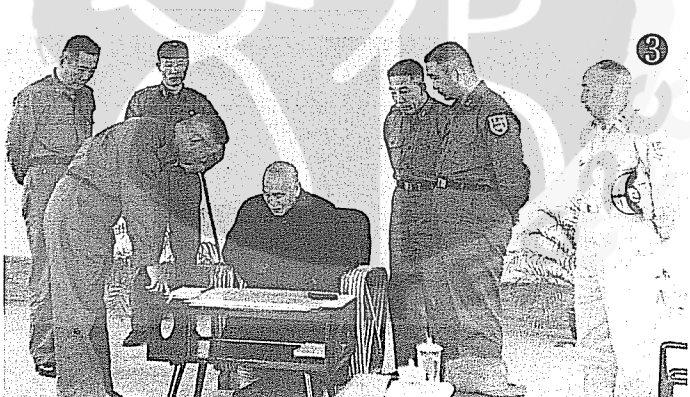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二十四期學生——曾任陸軍總司令及總統府參軍長的陳廷寵，於二〇〇五年五月三日，在台北長沙街國軍英雄館為他辦了一場隆重的追思會，到會的有數百人，包括張家俊、周士富、倪岱峰、王若愚、王文燮、周仲南、王明洵、何清中、歐陽彪等昔日的部屬袍澤；他的女兒張瓊心也

遠從美國飛來參加。會場佈置得莊嚴肅穆，正廳掛著張建勛巨幅的戎裝遺像，會中報告張建勛生前的事蹟，更興起與會者無限地追思與懷念。麥克阿瑟說：「老兵不死。」張建勛將活

在他們的心中。

註一：蕭勁光，黃埔一期畢業，曾赴蘇聯留學習軍事。一九四六年，在東北林彪麾下任縱隊司令員。中共建政後，出任共軍第

一任海軍司令員。  
註二：出自毛澤東「沁園春」一詞。  
註三：政工幹部學校為蔣經國在民國四十（一九五二）年創立，後更名為政治作戰學校。



- ① 張建勛（右二）在小金門前線陣地向先總統蔣中正報告當面軍情。
- ② 張建勛（前排右二）在小金門陪侍蔣中正總統在海岸巡視。
- ③ 張建勛（蔣總統面前俯身者）向總統報告小金門當面軍情。
- ④ 張建勛在小金門碉堡內陪侍蔣中正總統觀測大陸對岸軍情。